

潮流品茗 |



新时代·新女性情感散文作品选

人们常说,女人如水,无声、细柔、清灵而又激荡;如花,绚丽多彩,芬芳醉人。而男人如土,厚重、坚实,鲜花离不开土地。纵观女人一生,觉得她们更像一片深情的土地,默默无闻奉献着一切。

女人的一生犹如大地的一年四季,把每一个季节的美和收获,无私地给予人间。她的胸怀是广阔而温存的;她的爱是纯朴而伟大的;她以坚韧与执着,一生都在书写着一首大地不卑不亢、浑然、厚重而无声的岁月之歌。

少儿时代,女孩子仿佛就像春天枝头刚刚抽出的嫩芽,一双精灵般的眼睛看着新奇的世界;仿佛就像刚出土的禾苗,在阳光雨露下,欢呼雀跃。那么娇嫩,那么新鲜。柔柔的春风,吹醒了沉睡的梦,初春的大地仿佛到处回响着孩子们清脆的歌声。

走进十八岁的门扉,青春靓丽的容颜,透着清新、浪漫、唯美,充满阳光、温婉而又炽热。如同春天的大地,带着少女的温润情怀款款走来,热情奔放,朝气蓬勃,尽情绽放着春

刚做老师那会儿,教历史,前三节没有安排课程,每个清晨,有大把光阴供我挥霍。我偏又是那种睡不惯懒觉的人,天将明未明时醒来,便不肯多在床上待一分钟。最初的日子,喜欢坐在窗前读罗兰小语、席慕容诗歌,边读边用二姐夫改装的小录音机把自己的声音录下来,反复播放。日子经我这么一过,倒也多了不少乐趣。但恋爱后,心绪开始起起落落,阴晴不定。

我选择到校外散步,以此对抗忧伤与孤单。慢慢穿行在被蒿丛、杂草和野花包围的野地,心便在不自觉间化作鸟儿,凌空飞上白云。

经常遇见养路段工人的眷属,提着大兜小兜的新鲜蔬菜,经过我散步的地方,她们满脸的安然与安心,感染了我。学着主妇们的样子,迎着晨曦去学校附近的乡村早市,将沾露的蔬菜带回学校,用心洗净,做给他吃。

起初,并没听过“抓住男人的心,就要先抓住他的胃”的经验,只是纯纯地,义无反顾地用最朴素最直接的方式表达对他的好。而

己亥初春,一部刚出版的《秦怡传》,在我的案头散发着墨香。

《秦怡传》再现了老一辈电影艺术家秦怡97年的人生旅程和艺术生涯。她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就是公认的十大影星之一,1995年获得中国电影世纪奖最佳女演员,2005年被授予国家有突出贡献电影艺术家称号,2008年获选第7届中国十大女杰,2009年获得上海文艺家终身荣誉奖及第18届金鸡百花电影节终生成就奖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,苏州市举办电影节,把您和众多电影艺术大师请到了苏州。在银幕上创作了众多光辉形象的你们,坐到了影院的观众席,和喜欢你们的影迷坐在了一起。当时我的票正在您的后座,我一本本电影迷传递着本子请您签名,您一次次不厌其烦地转过身来,微笑着接过本子,一遍遍签名。一位姑娘高兴地接过秦怡签好名的本子雀跃着离开,顾不上给我留下地址,我为她

吃过早饭,瑶瑶搀着换肾后处于恢复期的侄女小雪,沿着医院附近的荷塘缓缓漫步。

南国的荷塘绿得较早,虽然尚未结苞,但春雨后的荷塘,早晨空气格外清新,漂流的荷叶沉积着滴滴雨水,水珠们又聚在一起,像一面小镜子,悬于叶中段,与晨色遥相呼应。

望着脸色苍白的小雪,瑶瑶心里酸楚。小雪才18岁,花季少女就得了尿毒症,命运对她如此不公。瑶瑶联想起二十年前的自己,因为生了个女儿,那个曾对她海誓山盟的人,狠心背叛了她。那时期她带着女儿,领着弟弟,照顾着父母,生活压力让她时常感到疲惫,有时就像荷塘中那片孤独的荷叶,无助地漂移,多么渴望有一双臂膀可以依托,有一片港湾可以依靠啊!

忽然,看到一只小龟爬上了荷叶,用身体

女人,一片深情的土地

■ (吉林)李玉红

天爽眼的气息,清纯而又芬芳。春天的大地,是激昂的,使人陶醉在春日的生机盎然里,遨游在春天的梦境中,怀着永世不变的爱恋,放飞美好的祝福。

夏天是热烈的,夏天的土地多情而丰腴,着一袭绿裙,带着少女的情怀,装满了羞涩的心事。一朵朵竞相开放的花,仿佛是大地绽放的笑脸,娇艳得令人“垂涎欲滴”,灿烂而妩媚,丰富且有蕴含。广阔无边的土地,孕育着生活的美好与真情。女人是包容而真挚的,正如大地般,把所有的美无私地献给了人间。她的胸怀是宽阔的,每一处角落都那般葱郁、芬芳,充满浓浓的爱意,使人在她的怀抱里流连忘返。

经历了风风雨雨,秋天的土地多了一份

甘为庸常女子

■ (云南)李汝珍

他总是吃得心满意足,这让我开心,也让我更虔诚地付出。

一年多后,当我成了他的新娘,并没有因为身份的突然改变无所适从。过去的日子,重复着上课、下课、做饭、洗衣生活的我,对婚姻的期许,仅仅限于柴米油盐。不是没有过疏懒、倦怠的时刻,但每每看到他肉里的油拌在饭里狼吞虎咽的情景,所有的疲累便于平淡的光影里,一点一点消散。

经年如斯。后来,村中的早市,物品渐渐丰富,而我却因改教语文,买菜的时间少了,终究几乎没有。但对于做饭的热爱,并没减少。女儿上初中后,我们又回到二人世界。只是相处的时间却屈指可数。一个人做饭,一个人吃,有时难免孤单,便去学校食堂用餐,然

秦怡和她的老师

■ (江苏)韩树俊

和秦怡老师拍的合影就一直留着我这里。但那镜头,我想是深深地刻在了姑娘的心中。

秦怡老师写过一篇散文《我的老师》,刊登在《电影画报》上。那期杂志一个整版用的是秦怡老师在巴黎出访的留影,同页面另一个整版就刊登了秦怡老师回忆彭老师的散文。秦怡称彭老师是“令我景仰的哺育我的老师”,她写道:“我的老师姓彭,现在不知他是否还健在?他真是使我至今难忘,我确实从他身上学到了许多东西。”“尽管彭老师的年龄比我大得多,但我对他从不惧怕,成了我的良师益友。”“彭老师个子瘦小,是苏州人,说话很糯,但我深切地感到,是他启发了我。在那样一个社会中,在人生的道路上,就像是在走

荷塘晨色

■ (广东)徐军

摇动着荷叶往前移,顺着小龟的视线,瑶瑶看见荷叶前方有一朵白玉兰。小龟目标非常明确,借助着晨雨荷叶的船形,向白玉兰的方向摇动着身体推着荷叶往前追逐,一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姿态。

瑶瑶禁不住笑了,看着执着的小龟,她觉得就像自己,从担起家族担子,到成为家族的脊梁,通过这二十年的执着努力,从普工做到经理,从帮人打工到自己创业,从住出租屋到整个家族都在深圳购房安居乐业,从看病资金都紧张到具备全力帮助小雪换肾,这一切,

谦逊,稳重与成熟,温馨和理解,那是历经坎坷后的感悟与从容,是付出后的收获与喜悦。她不需要赞美和馈赠,层层增厚的泥土,便是岁月对她最好的赐与,一片片金黄,便是她用心写满的走过的足迹。以她特有的内在品质,弯腰,低头,向人们诠释了一个女人深情的付出。

冬季是冷峻的。走过岁月的淡然,大地缄默不语。没有小草铺满的绿茵,没有鲜花绽放的山岗,远去了生机盎然,逝去了阳光灿烂,不见了落英缤纷。静默的背后,却又蕴藏着千言万语。如一个女人,经历了生活的酸甜苦辣,留给我们的是一份凝重和沉思。她蕴藏的丰富情感,无私的奉献,值得我们一生回味和珍藏。而她沉默的同时,却又在酝酿着下一场春暖花开。如此岁岁年年,年年岁岁,不正像一个女人一代代如此深情的孕育与付出吗?

女人,一片深情的土地,她肩负着生活的内涵与美好;她承载着每个人的希望和未来。默默无闻,坚韧执着,让梦想的纸鸢在这里起落。

而,偌大的饭厅,除了喧闹,并无温馨。又回到家中,日日与锅碗瓢盆相对。纵使不能陪我吃饭,但等待的过程,也别有味道。安于柴米油盐,断然不会因日子单调而困惑,反倒琐碎的重复里多了执念。

耳濡目染,女儿很早就学会做饭,10来岁时,便烧得一手好菜,到现在,厨艺已高过父母。女儿精心做的菜,总是让人胃口大开又赏心悦目,似乎它们已不是单纯的食物,而是一件艺术品。我无法不折服于女儿的理念和态度。有时,看着她系着花围裙在厨房里忙这忙那却乐此不疲的样子,我开玩笑:“你千万不要像妈妈一般,一辈子围着锅台转,没有大的作为。”女儿缓缓地说:“喜欢做菜,让我有成就感,但我不重复妈妈的生活,为一个男人失去自我。”

我不会和她讲什么道理,也不会与她探讨她的观点是对是错,我只相信,将来的某天,当遇到那个让她愿意托付终身的人,她也会坠落红尘,和我一样,心甘情愿,无怨无悔。

钢丝一样,随时可能跌倒深渊中去,是他让我从许多知识中懂得人是有思想、有血肉、有抱负、有理想的高级动物,不应该辜负‘人’的称号。”秦怡笔下的彭老师叫彭若谷,正好住在我家隔壁。那段日子里,我拿着杂志,听彭老师回忆秦怡文中写到的情景,秦怡上课在桌肚里偷看《莫斯科印象记》被老师发现,彭老师细细地翻阅了这本书没有没收,只叫她看完后交一篇读后感。秦怡果真交了一篇读后感。从此她喜欢上这位不同寻常的老师。

几十年过去了,秦怡老师坐在观众席中为影迷们签名的镜头如在昨日,我珍藏的秦怡老师的签名笔力端庄潇洒,我家电视柜边小镜框中镶嵌着我的孩子与您与张瑞芳老师的合影。

此刻,坐在窗前,我正读着《秦怡传》一书案首《活得越老,追求越多——关于电影的对话》。窗前树木的枝丫上又冒出了嫩芽,秦怡老师,祝您安康,长寿!

老天没有辜负她的努力。更让她宽心的是,她的孝心与责任感征服了一位善良男士,这位善良男士经过了十年考验最终成了她丈夫。

小龟晃着荷叶追着白玉兰渐渐远去,瑶瑶扶小雪在荷塘边休闲椅上歇息。雨后的阳光渐渐透过雾层照在了荷塘水面,水面的倒影交替衬着岸边的美景,印在了小雪的面庞上。瑶瑶发现,小雪的脸上开始泛起红晕,身体在渐渐恢复,心情开始变好。

荷塘晨色,阳光透雾,衬托着对小雪未来的期望,瑶瑶欣慰地抱着小雪漫步回医院。脆弱的小雪需要信心,需要重新振作,她知道,自己现在还要给她做脊梁,就如那穿透浓雾的阳光,照耀着荷塘晨路,温暖着小雪的心。要让小雪坚信:乌云遮不住太阳,风雨后的荷塘晨色更加妩媚,雨后阳光前路将会更加灿烂!

离我最近最温暖的爱

■ (四川)杨安模

春节一个阳光和煦的上午,我踏着朝晖去看姨妈。姨妈坐在院坝里的椅子上,眯着眼睛晒太阳。我的到来,引起小狗狂吠,惊动了她。她蹒跚着步履一边忙着沏茶,一边唠家常。

姨父闻讯从外边赶回来,被姨妈吩咐着张罗饭菜。冰箱里所有东西一样不落下,蒸的、煮的、炒的、拌的一应俱全。三个人,十来个菜。我为了满足姨妈的心愿,尽量狼吞虎咽地吃,吃撑了!姨妈说,她好久没有出去转转了,要陪我去田野里走一走。

刚过立春,油菜开始抽苔。抽苔的油菜需要摘顶,才能促进旁枝生长,保证油菜丰产。而油菜苔则是非常环保的蔬菜,在大鱼大肉吃腻了的春节,又嫩又鲜的油菜正好可以卖个好价钱。

她拿出不知啥时准备好的食品袋,摘起来。一边摘一边聊着聊起了我小时候读书的情形。那时我在区上中学念书,一周回家一次。姨妈家离学校近些,经常趁着赶集抽出时间来来看我。有时她来我在上课,就拎着糖果糕点一直在外等候。不管寒冬酷暑一直这样。等下课时她要亲手递上给我买的東西,还不忘叮嘱要好好读书。

一次周末,正逢中秋。姨妈在周五早就在校门口接我。她说,她种了一点酒谷,正好打糍粑吃。回到她家,蒸酒米、洗砸窝她忙个

懒女人的幸福生活

■ (四川)牛雷华

在我人生最暗淡的时候,有一个大我3岁的男人闯进了我的生活。那时21岁的我进了一家效益不好的国企,工资很低,举目无亲的我在攀枝花过着拮据的生活。同情心泛滥的他像救世主一样拯救了我,并娶了我,他还常常为他的善举而感叹:要是不娶我,可能我会成为70后的最后一位悲哀的剩女,我也深信不疑地点头认可,并发誓这一生要做一个贤妻良母。

在建立自己小家的时候,我很主动下厨展示厨艺,当我殷勤地奉上色香味不全的饭菜时,他将菜放进嘴里却难以下咽。看着他痛苦的表情,我决定努力学习,争取下次做好一点,但我的厨艺最终在他一次次“要么太咸了,要么太淡了,要么生菜油味道太重了”等诸多不满意度中夭折,更在我一次次手被油烫伤被刀切伤中终止。他实在看不下去了,便无情地“剥夺”了我做饭的权利,从此形成了他做饭,我洗碗的默契配合。

不求进步的我,为失败的厨艺自责过,便主动拖地、擦家具,细致的他却说我没有收拾干净,并手把手地给我做示范,这一示范便形成了平时我小扫除,半个月左右他来一次大扫除。他经常在干活的时候对我指手画脚,命

山中,那一座坟墓

■ (湖北)孙少平

大年三十,我携儿子驱车回到老家猛虎山,给母亲扫墓。

车行至猛虎山脚下,山路崎岖不平,我们索性将车停在路边,下车步行。走过冬日的阡陌,攀上高高的山岗,隐身那片青翠的松林,一眼看到母亲的坟墓,我的心便阵阵揪紧。母亲,十七年了,您的坟墓又矮了,您的墓碑又瘦了!这就是您,曾经隽秀,曾经丰满,却抵挡不住岁月的侵袭,身体逐渐消瘦,腰身逐渐佝偻,最后在病魔的折磨中轰然倒下,躺进这里。

来到母亲坟前,我便长跪不起。“妈,我给您拜年啦!”我轻声地和母亲说起话来。

母亲,您的一生,历尽坎坷,命运多舛。您出生在天门市横林镇邹家大湾一户邹姓人家,天资聪颖,但是幼年一场大病,让您终身落下病根;您刚刚死里逃生,又不幸少年丧父,外婆带您一路乞讨,最后落脚荆门市曾集镇孙家寨;外婆为生活所迫带着您改嫁孙家寨的孙姓光棍,您便随养父改为孙姓;您本可以安享晚年,但又不幸老年丧子,您最为宠爱的二儿子不幸遇车祸身亡,让您的晚年痛不欲生。这些人生之大不幸统统降临在您的头上,但您没有叹息命运的不公,始终坚强地挺了过来。

母亲,您一生养育我们兄弟姐妹六人,为了把我们拉扯成人,您那瘦小的身躯,经受了太多的风雨,您那孱弱的肩头,承载了太多的艰辛。

母亲,您一生都泡在苦水里,但您一生却处处闪烁着智慧的光芒。

有一年,正是生产队里冬播的季节,我们家又断粮了。您拿出家中的碎米花和南瓜,熬了一大锅南瓜粥,虽然照得见人影,但年幼的我和妹妹却是高兴得手舞足蹈。您往碗里盛,我俩往堂屋里端,一不小心我俩撞了个满怀,一大碗滚烫的南瓜粥泼在我稚嫩的手上,立时,小手通红,痛得我大哭大叫。您赶紧放下锅铲把我牵到蓄水边,舀出一勺豆瓣膏敷在

不停。经过她的一番忙乎,香喷喷的糍粑摆在桌上,每人一个,还剩一个,她说先放着。我想应该是留给出门挑坛罐的姨父!

星期天下午我要返校了,姨妈从柜顶取下那个包着的糍粑,发现只剩半个,责问表弟是谁偷吃的?表弟怯怯地承认了,姨妈顺手打了表弟,怪表弟馋嘴,说这是特留给我带回学校吃的。我坚持要把这半个糍粑留给表弟,姨妈坚决不让,生气地说:“他饿了可以在家里找东西吃,你在学校能找什么吃?必须带上,你若不带,我明天亲自给你送学校里来!”我辈不过她,不得不接受。

在接过糍粑一刹那,眼泪滚落下来,我一侧身不让姨妈看到。在路上,表弟怯怯的眼神与姨妈执意给糍粑的动作一直在我眼前交替浮现。

那半个糍粑带回学校后,我舍不得吃,也根本咽不下去。我就把它好好包起来,用一块砖封存在墙洞里。当我情绪低迷,学习劲头不足时,我就望望那个墙洞,它会时刻提醒着我,不要辜负亲人的殷切期望。

“拎着!”姨妈把压得紧紧实实的一口袋油菜芯给我,她又回头去掐了紧紧的两大把,才满足地离开。

路上她吩咐我,油菜芯拿回去要分装以免捂坏。放在冰箱里保鲜,那样可以多吃几天。

看着微弱而娇弱的身躯、不太灵活的双脚,我猛然发现姨妈老了!爱我的父辈们慢慢离我远去,这袋菜籽苗芯是离我最近最温暖的母爱,我要好好珍惜!

令我干这干那,我为他过多啰嗦而争吵。后来他选择了沉默,他说活得活也干了,人也得罪了,两边不讨好,索性将所有的家务免费承包下来。

渐渐地我被他惯养成一个懒惰的人。这些年我早就厌倦了饭后那油乎乎的碗筷,实在不想干活的时候,耍赖撒娇是我惯用的伎俩,面对我的温柔之招,他坚固的城池突然倒塌,毫无抵抗力,常常边干边活愤愤地说:“天下怎么会有你这样又会耍赖又会撒娇的女人,让我累死也觉得幸福!”

面对懒惰的我,他作了深刻的检讨:当初自己做得太错,不该下厨去帮忙,不该看不惯去收拾家务,不该对我那么心软……最后无奈地说:“没关系,就当多养了一个孩子吧!累点也无所谓。”从此只要一干活他就以“老爸”自称了,“老爸”这一词,已经替代了他所有的抱怨和不满。两年前父亲去世,我的眼泪总是止不住地流淌,他搂着伤心欲绝的我“安慰”:别伤心了,咱那个爸走了你还有我这个爸在呢,我会把所有的父爱都给你,这种既站便宜又煽情的话使我哭笑不得。

他经常对我说:“媳妇啊!你千万别离开我,估计离开我了你会饿死,也没有哪个男人会要你,更不会长时间忍受你的懒惰,我不想看到你活活被饿死。”我反驳道:你把一个从骨子里勤劳贤惠的女人,变成一个没人敢要的懒女人,谁之过?

我手上。神奇的是,刚才还滚烫的小手马上就凉悠悠的,也不疼了,几天后,烫伤竟然奇迹般地好了。

母亲,多少次梦里,我听到床前响起轻轻的脚步声,那是您亲手纳制的布鞋走在地上的声音。您轻轻地将我裸露在外的手臂放进被窝,您轻轻地为我掖好被角。您久久地站在我的床前,低声啜泣,向我哭诉您生前的种种不幸。一缕惨白的月光照进窗棂,您那满头的白发刺痛了我的眼睛。我不停地为您擦拭脸上的泪水,轻声地安慰着您。梦醒时分,我已泣不成声!

“爸,我们回去吧。”儿子一声轻唤,把我从追思中惊醒。

抬头环顾四周,天色渐晚。冬日的余晖,斜过茂密的松林,斑驳在母亲的坟头。林中,百鸟争鸣,低吟,浅唱,哀婉,高亢,仿佛在合奏一曲对母亲的赞歌。我毕恭毕敬地给母亲磕了三个响头,站起身来,舍不得掸去身上的尘土,便和儿子下了山,我要把母亲坟头的这一身尘土带回家,和您朝夕相伴,那尘土里,有母亲的气息。



本版稿件在《大周末》网(<http://www.gqxh.org.cn>)和《潮头文学》公众号同时刊发

